



“早恋”的大雁

大雁，衡阳的精神图腾，一种极富灵性的鸟类，但随着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以及历史的变迁，其真实形象在衡阳人脑海中逐渐模糊起来。大雁到底长什么样子？生活习性如何？何处才是大雁远方的老家？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孤身一人奔赴呼伦贝尔大草原。在没有当地官方帮助和支持下，记者历经艰辛，终于在中俄边境找到了大雁的栖息地，并拍摄下它们动人的身姿。

7月18日中午，本报“万里寻雁”采访小组一行三人来不及买票，就登上了北上的高铁。一路呼啸，抵达北京，原计划在京采访一些衡阳籍优秀人士之后再呼伦贝尔。正准备购票，报社来电：另有紧急任务，必须返回两人！因此，寻雁任务就落在了我一个人的头上。

兴致勃勃，吃了闭门羹

7月20日下午，我心怀忐忑，独自从首都机场T3航站楼登机直奔呼伦贝尔大草原。晚8:00，飞机在呼伦贝尔海拉尔机场降落，海拉尔是是呼伦贝尔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城北的海拉尔河而得名。海拉尔城建于1734年，时称“呼伦贝尔城”，也称“呼伦城”，曾为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伪满时期是兴安省省会。

次日清晨6:20就醒了。洗漱毕，我便直奔小花园，一位戴眼镜的白发老人正在健身器材上锻炼，风度儒雅。上前搭讪，没想到，这位姓张的老人曾连任两届呼伦贝尔市市委副书记，退休前是呼市人大主任。了解我的来意后，他愉快地跟我聊了起来。

原来，呼伦贝尔既是一座城市的名称，更是这片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比朝鲜和韩国总面积还大的草原的名称，因为境内有呼伦湖和贝尔湖，所以取名呼伦贝尔。得知我来自抗战名城衡阳，老人还跟我讲起了抗战时期在这片草原发生的几次大型的对日战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苏联名将朱可夫和蒙古领导人乔巴山指挥的诺门坎战役。老人还告诉我，达赉湖（呼伦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就在不远处，我为之一振。

我草草吃过早餐，就赶往管理局。尽管是周六，应该说运气还不错，先是碰到了在楼下等人的管理局科技科科长乌力吉，他帮我拨通了宣教科小苏的电话。在等待小苏的过程中，一中年男子驾车来到办公楼前，从外表和气质看，我猜想是局领导。他进办公楼后，旁边小卖部的老板娘就悄悄告诉我，那就是管理局的吴局长。没多久，小苏从家里出来，她告诉我，之前报社发来的函和活动方案，他们收到了，但局领导不同意。说话间，宣教科科长也驾车过来，这位“家门”科长还算热情，但是，碍于局领导的意思，他也不好接受采访。他建议我跟市委宣传部联系，部里打个招呼就好办了。正是周末，我上哪找宣传部领导呢？

几经权衡，我还是决定先去离达赉湖最近的扎赉诺尔。拖着拉杆箱，背着器材，我步行3公里来到火车站。

策马觅雁，喜从天降

两个小时的车程，不知不觉中就走完了，因为，窗外陌生的风景很迷人，无需风吹草低，便见牛羊成群，骏马奔驰。

中午2:40左右，列车到达扎赉诺尔。达赉湖（呼伦湖）边的这座草原煤城，是中国最大陆路口岸满洲里市

所辖的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县级行政区，资源富饶，有“大草原、大湖泊、大煤田”的美誉。这里还是远古人类和猛犸象繁衍生息的地方，1980年4月在扎赉诺尔露天矿就出土了猛犸象化石。

小城有点类似内地的乡镇。我在车站旁一家新开的宾馆安顿下来后，扛着设备，租了一辆车前往呼伦湖。城区离呼伦湖近20公里，平坦的柏油路从草原中间向远处延伸，碧草蓝天白云飘，牛羊成群，凉风习习，一种放声高歌的欲望顿时涌上心头。大约20分钟后，我到达呼伦湖边的小河口。

呼伦的蒙语大意为“水獭”，湖面跨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是内蒙古第一大湖、中国第四大淡水湖。

站在岸边的小山坡放眼望去，这片“海一样的湖泊”碧波荡漾、无边无际，许多鱼鹰在天空飞翔，一群马正在湖边悠闲地吃草。不知何处传来一阵阵高亢悠远、舒缓自由的蒙古长调。此情此景让人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仿佛已成草原上的一棵草，湖中的一条鱼……

在岸边的高地上看起来，水面和草地有比较明确的分界线，走下去才知道，很多草是长在水里的，只是因为较丰茂，遮住了水面而已。湖边草地路难行，除了一直在头顶盘旋的鱼鹰，并没有大雁的踪迹。我正准备向另一个方向寻找时，马群后面的草丛中突然站起一位年轻的牧马人。我递上一支烟，向他打听大雁的行踪。这位名叫格日勒图的蒙古兄弟告诉我，因为大雁较为警觉和胆小，所以喜欢在靠近湖面的草丛中歇脚。

可是我们站的地方离靠湖面的草丛至少有一里地，中间是齐膝深的水，如何靠近成了一道难题。我试探着问格日勒图：能否借马一用？格日勒图担心我这个南方人不能驾驭，会从马背上摔下来。尽管我反复以自己曾经当过兵的理由试图说服他，但他还是没有松口。我妥协建议：格日勒图和我各骑一匹马，我的马由他牵着，一起涉水寻雁，事后我再付他一定的向导费。格日勒图终于答应了。

湖水的凉爽似乎让马兴奋起来，一踏入水中，两匹马居然小跑起来。格日勒图担心我掉下马背，大声喊着“吁……吁……”，而我一手提着相机，一手拽住缰绳，看着马蹄飞奔溅起湖水和草丛中惊起的水鸟，感到格外刺激，一种策马仗剑走天涯的豪迈感油然而生。

不知不觉，我们在水中走了近两个小时，却依然没有发现一丝大雁的踪迹，而此时太阳渐落，远处绵绵的山坡仿佛披上了一层金沙。

时候不早，如不及时返回，可能连落脚的蒙古包都找不到。无奈之下，我只好拨通司机柳大哥的电话，

请他前来接我。

回城的路上，我再三恳请柳大哥设法帮我打听大雁的行踪。到达宾馆已经是晚上20:40了。此时，宾馆前的广场上纳凉健身的人摩肩接踵。因为下午寻雁无功而返，低落的情绪和劳累的身体让我毫无胃口。但为了获得更多有关大雁的线索，我还是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人群中打听。可问了将近二十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大雁准确的栖息地。一时间，失落感和挫败感充满整个身心。回到房间，洗完澡后强打精神希望万能的百度能有所帮助，刚打开电脑，柳大哥就打来电话说问到了大雁的消息了！原来，他的一个朋友不久前在离城20余公里的一处芦苇荡放羊时，看到过大雁。这无异于一剂兴奋剂，让我高兴万分，当即决定次日清晨租车前往。

芦苇荡里，拍下“早恋私奔”的大雁

清晨的草原，很是凉爽，犹如南方深秋的气候。当柳大哥拉着我来到这片叫做二卡湿地的芦苇荡时，我小小地震撼了一把——眼前出现的芦苇荡乌泱泱无边无际，绵延数十公里，其间被大小不一的水面分割开来，各种水鸟不时三五成群地从天空掠过。

柳大哥建议先沿着从芦苇荡中穿插而过的301国道寻找，如果找不到再想其他办法。可是，我们从北往南跑了个来回，连大雁的影子都没见着。

柳大哥再次拨通了他朋友的电话，对方建议我们去中俄边境处的一个渔场码头找找。我们驱车十余公里来到渔场码头，几艘小渔船正停靠在岸边，七八位渔民正在清理和交易一大早的收获。我上前搭讪，得知我的来意后，渔民们很是惊讶，他们没想到居然有人不远千里专程前来寻找在他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大雁。

渔民们告诉我，这片跨越国境的芦苇荡确实是大雁栖息繁殖的地方，每年5月初和9月末，几乎天天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大雁和天鹅在此嬉戏觅食。但是这段时间，可能是小雁刚孵出不久，不能游走太远，加之成鸟也需集中在偏僻、人迹罕至的芦苇丛中换羽，所以一般很少看到大雁。但其中一位渔民建议我到离码头一公里远的一处水面较窄的芦苇荡看看能不能碰上出来觅食的大雁。

在柳大哥的陪同下，来到那处芦

苇荡边。柳大哥指着几米开外的铁丝网告诉我说：“那就是国境线，你可千万不要走过去了，我们后面山头的边防哨所可时刻监视着呢。”我笑着回答说：“你放心，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绝不叛逃。”找好拍摄位置后，我在草地上趴了下来，柳大哥则将找来的柴草覆盖在我身上后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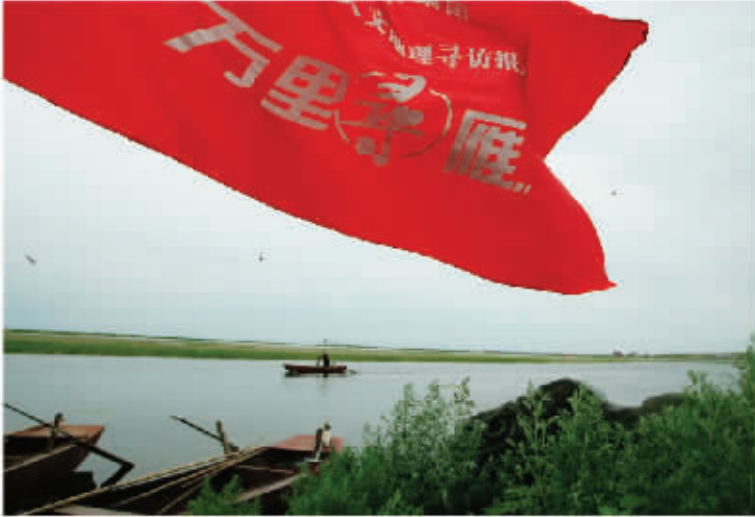
我趴在草丛中的样子俨然一个狙击手。十分钟……二十分钟……一个小时……整整两个小时，我除了按动快门拍下几只鱼鹰之外，没有任何收获。万分气馁的我只好起身返回码头，此时，渔民们已经完成交易，准备回家。我依然不死心，拉着他们询问起大雁的生活习性和种群特征。一位正在清洗鱼篓的大姐随口说了一句：“昨天下午，在我家旁边的芦苇荡里好像还看见几只大雁。”我立即上前央求她带我前往。大约十分钟后，我们到达大姐离边境线不远的家。她放好手中的渔具，便带着我们来到了离她家500米左右，她曾看到大雁的地方。芦苇丛中这处不足20平方米的水面相当隐蔽，从远处看，根本发现不了。来不及多说，我再次趴在潮湿的草地上，在柳大哥和大姐的帮助下隐藏起来。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等待再一次煎熬着我，由于气温升高，芦苇荡特有的大蚊子也乘机

袭击我，隔着厚厚的牛仔裤在我腿上留下了几十个包。为了不惊动随时可能出现的大雁，我几乎一动不动。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离我20多米远的芦苇丛中终于出现了两只大雁的身影，由于隔着错综交织的芦苇杆，不能清楚地拍摄。正在我屏住呼吸等它们走近的时候，从芦苇丛的另一面走出四只白天鹅来，大雁一见天鹅又迅速躲回了芦苇丛中。对于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我又急又气，拍摄了几张天鹅的照片后，就捡起石头将其驱逐出这片水域。继续等待了近四十分钟后，又有两只大雁从离我较近的芦苇丛中走了出来。

因为我隐蔽很到位，两只大雁对我的存在毫无察觉，它们在我的镜头前时而戏水，时而交颈鸣叫，时而拍打翅膀，时而清理羽毛。由于距离近，角度好，我轻松地拍摄了近百张清晰的照片。大约十分钟后，当我等待拍摄两只大雁展翅高飞的镜头时，它们却重新走进了芦苇丛中。

返回到大姐家时，她的几位邻居也回来了，看到我拍摄的大雁照片，几位大哥一眼就看出是两只尚未成年的大雁。我问：这几只大雁为何会离群走出芦苇荡？一位大哥风趣地说：“说不定这是俩早恋私奔的大雁。”大家哄堂大笑。笑声中，我几天来的劳累和艰辛顿时烟消云散，一种千里寻亲终得相见的喜悦让我感觉无比轻松。



二卡湿地寻雁



展翅高飞的大雁 彭翔林 摄



中俄边境寻雁



策马寻雁 格日勒图 摄

苦尽甘来，千里捕捉雁倩影

文／图 本报记者 彭斌

